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六十五

史評

堯遜位於許由

司馬遷曰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詩書
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於虞舜舜禹
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
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
之難也而說者謂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
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
坡先生曰士有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

夏均全集卷之六十一
不信也

巢由不可廢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
湯武不失爲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揚雄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
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
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
粟豈能溷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
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
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
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
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自漢以來儒者失之
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
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幸直以忘身則鯀蓋
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則安能用
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則四族之誅皆非
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
氏之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一
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堯桀之民

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
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遍四海也

商人賞罰

禮云商人先罰而後賞而漢武策董仲舒云商人
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此百王之所同而
獨云爾者漢儒之學固有以商爲厚於威而薄於
恩也耶

管仲分君謗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子
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
耳予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
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
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
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
循誅死有以也夫

楚子玉以兵多敗

薦賈論子王過三百乘必敗而卻克自謂不如先
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以將多爲賢也
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
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
王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
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亦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
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兩三日已爲少正卯
所圖矣

顏回簞瓢

孔子稱顏回屢空至於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廢亦省矣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喫得兩簞食幾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便足爲回七十餘年糧矣但恐回不肯要耳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由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爲臨

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
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蓋傳者妄也予病太
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
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
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
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
負冤千載而吾師與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
大快也

司馬穰苴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五
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
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
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
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
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孟嘗君賓禮狗盜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
士亦陋矣然徵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
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
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顏蠋巧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
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
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達也
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
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
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曰晚
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夫
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
與車爲哉雖然蠋可謂巧於爲貧者也未饑而食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五
雖八环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环惟晚食爲然蠋
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知蠋之巧也

田單火牛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爲神師皆近兒
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
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張儀欺楚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旣而曰臣有奉
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
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子又非

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錯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旣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

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
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
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元
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
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
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一拔
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荀子疎謬

荀子有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故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醉夢中語青卽藍也冰卽水也今釀米以爲酒殺羊豕以爲膳而曰酒甘於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皆笑之而荀卿乃以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至以性爲惡其疎謬大率皆此類也

陳平論全兵

匈奴圍漢平城陳平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傅兩矢外向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向之說不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五
得行歟且竒何以知匈奴無雜伏也匈奴特無弩
爾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能與我行
此危事也

趙堯眞刀筆吏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然竒士君必異
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耳何至是居頃之堯
說高祖爲趙王置貴強相獨昌爲可高祖用其策
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至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
謝病不朝耳由是觀之堯特爲此計現代昌耳安
能爲高祖謀哉其後呂后怒堯爲此計亦抵堯罪

堯非獨不能爲高祖謀其自謀亦不審矣昌謂之
刀筆吏眞不誣哉

酈寄幸免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
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刼擢
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予曰當是時寄不
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國賊遊且
相厚善也石碯之子厚與州吁遊碯禁之不從卒
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
碯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賣友